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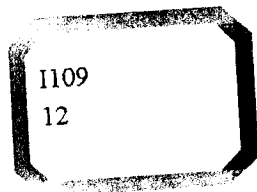
艺术与思想史丛书

陆建德◎著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陆建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陆建德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1-04738-X

I. 破… II. 陆… III. ①文学思想史-研究-英国-文集 ②文学思想史-研究-美国-文集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342 号

书 名: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著作责任者: 陆建德

责任编辑: 高秀芹 谢茂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738-X/C.020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 @ pup.pku.edu.cn

排 印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2.25 印张 341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世袭与禅让

◆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

◆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艺术与思想史丛书

责任编辑：高秀芹 谢茂松
封面设计：毛淳

目 录

英格兰的心智

“我信仰,所以我理解”

——柯尔律治的“论证循环” (3)

雪莱的流云与枯叶

——关于《西风颂》第二节的争论 (19)

“引领我,仁慈的光”

——纽曼、牛津运动和小说《失与得》..... (35)

才智之士凯恩斯 (67)

托·斯·艾略特 (80)

[附录]:“让完全陌生的人阅读”

——艾略特的封存书简与小说

《档案保管员》 (101)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

——艾略特、多恩和《荒原》 (106)

[附录]:《荒原》题辞的翻译 (124)

《黑祸》:伊夫林·沃的讽刺..... (128)

从查·珀·斯诺的《新人》看“两种文化”..... (152)

事理真说虚构

——二战后英国小说回顾..... (169)

圣徒或醉汉的眼光

——四位离乡的爱尔兰人

- 伯克论自由…………… (191)
- [附录一]:伯克的悖论…………… (206)
- [附录二]:《法国革命论》
- 另一种声音…………… (209)
- 奥斯卡·王尔德…………… (215)
- “图书的股票交易所”
- 从《尤利西斯》的发行看文学的经营…………… (244)
- 自由虚空的心灵
- 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创作…………… (260)

认可的仪式

——美国一景

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

- 从《洛莉塔》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说起…………… (285)
- 大写的渔夫与“做作的男子气概”
- 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299)
- 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和后殖民理论…………… (309)
- 文化多元:彩虹还是虚象?…………… (335)
- [附录]:虚幻的“自由”境界…………… (347)

一己之见

——不带假发、不穿长袍的评论

“人文精神”?

- 批评的贫困…………… (353)

海上逐“后”	
——“后现代主义”简评.....	(363)
未沉的岛屿	
——20 世纪英国文学回顾	(370)
出版者的悲剧	
——为文学一辩.....	(376)
后记.....	(382)

CONTENTS

Part I The English Mind

1. "I Believe, Therefore I Understand"
——Coleridge's *Argumentum in Circulo*
2. Shelley's Clouds and Leaves
3. "Lead, Kindly Light"
——Newman, Oxford Movement and *Loss and Gain*
4. In Memor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5. T. S. Eliot: The Genius Who Altered Expression
6. "Broken Fragments of Systems"
——Eliot, Donne and *The Wasteland*
7. *Black Mischief* and Evelyn Waugh's Irony
8. *The New Man* and the Two Cultures Controversy
9. Fiction an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British Novels Since 1945

Part II The Eye of a Saint or a Drunkard: Four Eminent Irishmen

1. Edmund Burke on Liberty
2. Oscar Wilde
3. "The Stock Exchange of Books"
——Joyce's *Ulys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Literature
4. The Free Mind That Plies Its Own Vacuity
——Samuel Beckett as Novelist

Part III The Ritual of Assent: American Scenes

1. *Lolita* and the Orthodox of Enlightenment
2. "Self – Conscious Virility"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3. Edward Said and Cosmopolitan Postcolonialism
4. Multiculturalism——Rainbow or Illusion?

Part IV A Critic Without Wig and Gown

1. A Revival of Humanism? or The Poverty of Criticism
2.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scontent
3.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 Sinking Island?
4. The Tragedy of a Publisher: In Defence of Literature

英格兰的心智

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
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所以,
 当一个冬天下午
天色渐渐暗淡的时候,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
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托·斯·艾略特《小吉丁》,汤永宽译

“我信仰，所以我理解”

——柯尔律治的“论证循环”

—

就 19 世纪英国思想史而言，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要比其他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重要得多，他的宗教和政治学说甚至被当时一些英国文化界精英(如 Julius Hare, F.D. Maurice 和 John Sterling)目为安身立命之本。1839 年，他的《论教会和国家的体制》^① (1830)一书新版面世，约·斯·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次年评论道，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柯尔律治是当代最伟大的开创性思想家，他们对公认的观念和确立的制度质疑问难。两人的根本差别就是边沁向长期以来被普遍接受的意见发问“它是真实的吗？”，柯尔律治则自问“它有什么意义？”。“边

① 书名中的“教会”指圣公会，亦即英国国教会。16 世纪 30 年代初，英王亨利八世因罗马教皇不准他离婚重娶而采取步骤削弱教廷对英国教会的控制。1534 年，他促使下院通过“至尊法案”，规定他和他的后嗣或继承者为英国教会“在尘世的惟一最高首脑”，从此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成为英国国教会，而英国的政体也带上了政教合一的色彩。亨利八世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 1521 年著书驳斥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指控，但是他使英国教会独立于罗马的举措却是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里重要的一章。英国国教会产生之初，在教义、仪式和组织上大量沿袭天主教传统，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 1489—1556)编撰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 1549 年初版，1552 年修订版)问世后，英国国教会才有一套有别于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概言之，英国国教是调和折衷的产物，处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像柯尔律治那样的赞成单一国家宗教者仍不乏其人(一度包括后来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

沁判断一个命题的真伪全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思考的结果,一旦命题与他所以为的真理不合,他不会好奇地求索它可能含有的意义。柯尔律治恰恰相反,如某一学说曾为饱学善思者信奉,并被一代代人或整个民族接受,那么他就认为这事实本身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应该仔细考察。有的学说追根究底的话未见得含有真理,但正是这样的学说满足了人性中某些自然的要求。”穆勒的结论是,边沁所取的立场“处于被接受观点之外,他完全是作为外来人对它审察一番”;柯尔律治则“从内部来观察,并力图用一个信徒的眼睛来看待它”^①。受穆勒这一段精辟论述的启发,我们不难发现,在柯尔律治的著作中,他不仅以“信徒的眼睛”来看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还把读者视为志同道合的“信徒”,而不是边沁式的外来人和怀疑者。正是这潜在的对读者的要求赋予他的有关作品某些往往为浪漫主义者所共有的修辞和论证上的特点,它们对维多利亚时期哲人的行文运思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参看霍罗威《维多利亚哲人》,伦敦,1952)。

柯尔律治早就有心汇集他敬仰之至的格拉斯哥大主教雷顿(Robert Leighton, 1611—1684)的言论。1825年雷顿的语录和柯尔律治的几乎自成篇章、有喧宾夺主之嫌的评注取名《沉思之助》出版。据柯尔律治自称,他为勤奋好学的青年编撰此书,意在帮助他们体认基督教三位一体说的神髓,以便他们踏上社会后能践履各种职责。柯尔律治把获取宗教信仰的重点置于有待归附基督的读者的自我意识:我有病需要医治吗?我不是在精神上处于奴役状态、需要救赎吗?以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篇巧妙地预设了肯定的回答,并且间接地证明了全书的存在理由。不少读者恐怕愿意取一种姑妄听之的态度,暂不作是或否的正面答复。他们很快就发现书中并没有期望中的环环相接的演绎或循序渐进的归纳,但与此同时他们已感到了作

① 《穆勒论边沁和柯尔律治》,弗·雷·利维斯编(伦敦,1950),第99—100页。韩愈认为,“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20)中谈论“思想解放”问题时批判了韩愈的观点。他说个人在思考判断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这是边沁式的态度。

者的词语的冲击力。柯尔律治时不时借助不关理性的力量,使自己独特的论证显得具有无法颠覆的基础:“有的反对意见就思辨意义上看来可能煞有介事,只要信徒感到它们的结论不为良心的律令所容,并和道德的兴味冲突,他就永远不必为这种纯思辨性质的意见忧心忡忡。”当柯尔律治以“良心的律令”和“道德的兴味”为不容置疑的最终标准时,他的读者不仅必须对这样的“良心”和“道德”有和他相仿的理解,还应该具有这样的“良心”和“道德”。不像那些对自己的劝说力抱有盲目信心的论师,柯尔律治出人意料地爽快承认:“我假定我正在与之论争的人已经是一个信徒。”^①这意味着柯尔律治既有意规劝读者皈依上帝,又设定读者在内在精神上已是笃信好道的教徒。粗看之下柯尔律治对读者的要求是自拆台脚,但我们不妨这样设想:要相信他所揭橥的宗教,青年们必须接受他的前提。柯尔律治对这人人人都能意识到的逻辑上的欠缺丝毫不加掩饰。在被本世纪不少批评和理论界人士奉为圣经的《文学传记》(1817)里柯尔律治指出这现象的普遍性:

一个人要对基督教坚信不移,他必须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这看起来是论证循环(*argumentum in circulo*),然而这现象见于一切精神上的真理和不能用时空形式表述的论题。有的事物我们要知道它只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试图以知性(*understanding*)的习惯思维方式来掌握它,我们总会发现这样的论证循环。

接下来柯尔律治援引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我信仰,所以我理解。”^②

① 《沉思之助》(伦敦,1901),第111页。

② 《文学传记》,肖克罗斯编,共两卷,(牛津,1907),第2卷,第216页。中世纪实而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姆(Anselm, 1033—1109)也曾说过“我信仰是为了能理解”。

柯尔律治在此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要求我们认同在先，即“要知道它只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另一种由知性来掌握，能以“时空形式”表述。前者是“理性”(Reason)的知识，不能由只适用于自然世界、长于逻辑推理的“知性”把握。在柯尔律治的词汇里常人所谓的理性(reason)只是“知性”而已，为此他指责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把两者混为一谈，多恩心目中“理性的法则”只配称“知性的法则”。^① 柯尔律治的理性/知性之分源自康德哲学(即 Vernunft 与 Verstand 之分)但又带有他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他的知性之于理性就如他的幻想(Fancy)之于想象(Imagination)。英国思想史家巴兹尔·威利(Basil Willey)准确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别：

理性是“超感觉的器官”；知性是我们归纳和整合感知现象的能力。理性的知识统一地考察整体的法则；知性是“现象的科学”。理性追寻终极目标；知性研究达到目标的手段。理性是“超越感官的真理的本源和实质”；知性是“凭感官”来判断的能力……。知性有其广泛而合理的作用范围：在测试、分析、分类和其他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必然要用到它……。当它侵犯只有理性才起作用的领域时，易言之，当它企图把有限的理论变为绝对的法则，把实验的技术或分类的方法误作对现实的最完备的解释时，它就不可靠了。^②

不难发现，这专属理性的领域就是人类的精神和宗教世界。柯尔律治不惮其烦地指出，以逻辑和适用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基督教的真理存在致命的弱点，即能以同样的方法证明其谬误。所以，“用可以为知性理解的观念来解释基督教的种种奥秘，如果成功的话，正好提供了基督教的根据不能成立的证据”。^③ 宗教起源于道德，并且反过

① R. F. 布林克莱编：《柯尔律治论 17 世纪》(北卡罗莱纳，1955)，第 173 页。

② 威利：《19 世纪研究：从柯尔律治到阿诺德》(伦敦，1949)，第 29 页。

③ 《沉思之助》，第 185 页。

来构成道德的基础和要点;宗教教义的根据“不能像抽象科学的真理那样完全独立于意志”。以知性来理解上帝的存在只会大大削弱宗教的道德力量,这样的努力将“牺牲信仰的活力以换取冷冰冰的机械的认同,因为这是强迫的认同,所以是毫无价值的”。^① [半个多世纪后,正是这一说使约翰·亨利·纽曼在《信仰要义指南》(*Grammar of Assent*, 1870)一书中把僵直的“观念上的认同”区别于“真正的认同”。]柯尔律治一贯认为宗教的底蕴需要人的主观存在意识直下肯认;只有当人们体悟到宗教的真理时带有强烈的感情,宗教才有无限的生机。在知性的牵引下进行的宗教探求是固定呆滞的,犹如没有心脏的四肢,没有神经的肌肉。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抱诚守真,绝不会坐下来冷静理智地思考是否应该信教。^② 信仰的力量和高于一切的价值就在它是“灵魂的整体行为,心智的完满状态”。虽然柯尔律治数次承认理性中包含知性,或知性构成理性的一部分,但他屡屡依靠理性/知性的两分法来捍卫宗教。信仰不必借助知性,它甚至以违背知性为特点:“知性的判断的基准是从感官世界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则,教义越奇怪,与知性越不相符,那么它的依据反而更真实。”^③ 在诸如此类的激烈言论中宗教成了一种神秘的、无法以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即柯尔律治所说的知性)表述的经验,它显示了必然而又绝对的确切性,无需任何证明。正是这样的立场令人联想到传说中奥古斯丁或应为基督教早期教父德尔图良^④斩钉截铁的自白:“我信仰它,因为它不可能。”(*credo quia impossibile*)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曾指出,每一种学说都是对某一问题的回答,要了解那学说的主旨必须明确它所针对的

① 《文学传记》,第1卷,第135—136页。

② 艾迪丝·J. 莫利编:《亨利·克拉布·罗宾逊文存节选》(曼彻斯特,1922),第33—34页。

③ 《朋友》(1809—1810),第2版,合订本(伦敦,1867),第206、286页。在该书第288页柯尔律治还写道:“什么是信仰,难道不是通过个人实现的与意志统一的理性?”

④ 德尔图良(Tertullian, 约155或160—220以后),迦太基神学家,基督教教会拉丁语创始者。

问题的实质。柯尔律治这些貌似极端的论断是对什么问题的回答呢？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国教神学家、道德哲学家威廉·柏莱（William Paley, 1743—1805）的声誉如日中天。柏莱判断行为的标准是效果而非动机，代表了柯尔律治深恶痛绝的功利主义。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则》（1785）、《基督教证据论》（1794）和《自然神学》（1802）等著作重机械的因果律，且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见长。在柯尔律治曾就读的剑桥大学学生必读柏莱，不然不得获文学学士学位（在1831年时仍是如此，见《达尔文回忆录》第2章）。柯尔律治在1796—1797年间就拟写一部驳斥《基督教证据论》的书，但这计划和他的多数宏愿一样付诸东流。据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回忆，1798年他称将柏莱的著作“当做大学教科书实为国民性的耻辱”。^①柯尔律治在他日后的所有作品和交谈中都为以知性取代身心全部投入的信仰的时代潮流担忧。他深深感到以逻辑推理证明基督教的真理等于认可基督教之敌的前提，即一切必须接受知性的检验，凡不能通过的就被斥为虚妄。信徒们若用这样的论证方法来维护信仰，不啻于否定宗教的本质，向论敌交械。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灭、意志、理性等都应主观设定，并置于因果律和逻辑不能企及的高度。但是这样的设定往往既是前提又是结论，以知性的标准来衡量就是柯尔律治本人意识到的论证循环。在著名的1816年11月3日的笔记中他以显得非常紧密细致的笔法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他断言自己有自由的意志与理性，有良心和道德的担当，“因此，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相信，而我确实相信，存在着上帝，他力量无穷，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和无比崇高的意志的统一”。^②不是和他同心同德的“信徒”难以明白这“因此”一词究竟表示何种因果关系；而且，他的意志、理性和良心由上帝——“至高无上的理性和无比崇高的意志

^① 哈兹里特：《我与诗人们的初交》，盛宁译，见《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北京，1986），第13页。

^② 凯瑟琳·考本编：《柯尔律治笔记》，共3卷（伦敦，1957，1961，1973），第3卷，第4005条。